

坊间人物

房客老刘

山止

屈指算来,和房客老刘相处五年有余。

老刘今年六十有四,人生经历丰富。他种过菜,酿过酒,收过废品,开过饭店,倒腾过服装,现在一家社区幼儿园当厨师。老刘的妻子小王会缝纫手艺,自己开了一个服装加工店,每天顾客盈门,生意红火。

老刘夫妇是重组家庭。双方原生家庭有点相似,另一半都是患病离世,膝下各有一个儿子。

现下,一般家庭,尤其是农村家庭是经不起家有重病号折腾的,最后往往都逃脱不了人财两空的结局。老刘夫妇概莫能外。他们各自从上一段婚姻走出来时已是身心疲惫,伤痕累累。相同遭遇的两个人走到一起,更能体谅对方,他们相濡以沫,相互扶持,日子过得平淡充实。

相处时间久了,我和老刘成了无话不谈的兄弟。偶有闲暇,我们会坐下来围炉煮茶,东扯西拉聊会几天。

平时聊天,老刘常挂嘴边的话题绕不开家事。家事中说得最多的是自己的儿子。提到儿子,老刘总是牢骚满腹,一脸愤懑。他坚持说前妻得病离世是儿子一手造成的。

老刘的儿子我见过两面。一米八的大个,浓眉大眼,棱角分明,谈吐得体,可谓玉树临风,一表人才。小伙子在青岛读大学时和一位临沂姑娘坠入爱河。假期时,儿子把姑娘领进家门。老两口一看,一百个满意:姑娘长得那是一个俊,大高个细高挑儿,细皮嫩肉,唇红齿白,说话轻声细语。

可当儿子吞吞吐吐说,毕业后想和姑娘到临沂定居生活时。老两口心凉了半截儿。老刘也是个火爆脾气,当即对儿子拍了桌子:我们就你一个儿子,你去临沂当上门女婿,我们老来老咋办? 儿子涨红脸回答,人家有个弟弟,我不是上门女婿! 你们老了可以去临沂住。

父子二人唇枪舌剑,你来我往,各执一词,互不相让。到末了,老刘下了最后通牒,人家是娶媳妇,我成了嫁儿子,想结婚到临沂门儿都没有!

送走了姑娘,老刘的儿子一头扎进自己的房间,一连几天话不说,饭不吃,门不出。老刘的妻子左右为难,生怕孩子闷出个好歹,但无论怎么劝,儿子就是不吱声。

整个假期,久别重逢的一家人是在疙疙瘩瘩中度过的。临近开学时,儿子好像忽然间开了窍,他明确表态说,这些日子自己考虑好了,听父母的话,回去就和那姑娘断了往来,保证不去临沂了。

老两口轻轻松了一口气,悬到嗓子眼儿的心落到了肚子里。

三年后,儿子大学毕了业直接应聘去了临沂。老刘恍然大悟,原来儿子用了暗度陈仓之计。夫妻一看傻了眼,木已成舟,事已至此,就是一百个不愿意也等于零,只能勉强答应了。

等到儿子谈婚论嫁时,老刘两口子带着聘礼风尘仆仆赶到了临

沂。下聘的前一天晚上,在酒店里,妻子面对儿子顿足捶胸号啕大哭,连说,家门不幸,我白养了你。儿子下了跪,表明了心迹,以后过好过孬,就算逃荒要饭也认了。

从临沂返乡后,老刘的妻子天天长嘘短叹,郁郁寡欢,终于成疾。儿子结婚一年后患癌症撒手人寰。

每当说起这些往事,老刘总是泪眼婆娑。他说自己家底薄,妻子跟他遭了一辈子罪,眼见得村子拆迁要过上好日子了,她却走了。

当说起后妻小王的儿子小孙时,老刘一个劲儿竖大拇指夸奖说,那是个知冷知热、通情达理的好孩子。

我和老刘开玩笑,莫不是有了新欢忘旧爱,爱屋及乌? 老刘连连摆手。

其实,经过这么长时间的接触,我了解老刘,他是个有情有义有担当的人。我也看得出,平日里他对小孙如同己出,关怀备至。

老刘和现任妻子小王结婚时,小孙还没成家。小孙的婚礼,老刘既出钱又出力,忙前又忙后,事无巨细,一手操办。结婚现场,小孙满眼噙泪对着老刘毕恭毕敬叫了一声“爸”。老刘逢人就说,我丢了一个儿子,又找回一个儿子。

前几天的一个上午,我在办公室和同事侃大山,突然接到老刘电话。电话中老刘吞吞吐吐说要请我帮个忙。我问了好一阵子,他才道出实情。

原来,前几天老刘身体不适,到医院检查,医生检查后说有心肌梗死前兆。幸亏发现早,否则后果不堪设想。

老刘身体出了状况,他的几个姊妹和老娘犯起了嘀咕,他们害怕一旦哪天老刘出了意外,他名下的房子让小王得到。于是,提出让老刘和小王立个书面协议,写清楚拆迁房与小王无关,免得日后麻烦。老刘据理力争,我和小王结婚前有君子协定,婚前财产各归各,婚后财产是共同的,一方先走归对方。再说小王是我明媒正娶的老婆,家产怎么处理是我们俩的事,与你们没有关系。但老刘姊妹不依不饶,坚持说小王是外人,得财产没门。最后年近九旬的老母亲出了场,一哭二闹三上吊,寻死觅活。这样一来,一向孝顺的老刘犯了难:本来相处好好的两口子怎么张开口?

这件事吵吵闹闹好几天,老刘闷在心里,茶不思饭不想,人也瘦了一圈。小王看出异常,反复追问,老刘支支吾吾说出实情。小王一听哈哈一笑说,老头子,我以为什么大不了的事呢。咱俩是半路夫妻,当初我跟着你就看好你这个人,也没图你家产。这事好办,还按以前咱们说好的,婚前财产各人归各人。明儿你找人写个协议,字我签,让大伙儿都放心。

小王一席话,驱散了笼罩在老刘心头的阴云。

人道是,半路夫妻不好处。我佩服老刘两口子的为人处世方式:老刘是个实诚人,小王是个敞亮人。他俩两好轧一好!

敬爱的荣法叔

孙景璞

荣法叔是我的发小,但是他比我高一辈,年龄比我大两岁。

荣法叔家境贫困,家中四口人,父母年迈,妹妹年幼,全靠他一个人挑起了家庭生活的重担。我印象最深的事情一是拾草。家中土地少,农作物秸秆也少,根本不够烧的,他就一年四季拾草,特别是秋天,要备足两个大草垛。二是复收。复收确实能增加一点粮食收入,如:麦收后到麦地里捡麦穗;秋天到玉米地里复收玉米棒子;到豆子地里捡豆棵、捡豆粒。特别是雨后,豆粒被雨水泡胀,很出眼,捡来家磨小豆腐。那时我们村还没有种地瓜的,荣法叔就带着干粮,拿着铁锹、提篮、布袋子到东南方五里以外的洪沟头、坊北村去复收,傍晚才回来。我真佩服他的吃苦能力和劳动技能,回来时竟然能用铁锹柄挑回一担地瓜来。从秋收到初冬,荣法叔能复收几百斤地瓜,解决几个月的口粮问题。

缮匠是农村中新建和修缮草房的工匠。荣法叔不知什么时候学会了这门技艺,而且还成了一把好手。过去农村的草房全是用山草缮盖的。山草是一种长在山上或崖坡上的坚硬秸秆的茅草。农业合作化后,山草不多了,人们就用麦草来代替。

缮匠要有两种工具:一是拍耙,一个约20×25厘米的方形木板,正面钉有许多钉,背面有个把手;二是一根长约1米的耙杆。近处作业,手握拍耙干活;远处作业时,把耙杆插入拍耙背面干活。

缮房用的山草或麦草,一捆一捆的,要用铡刀铡成30厘米长的段,还要用水浸过。

缮匠蹲在屋顶上作业,帮小工的人要把草一捆一捆地扔到他手里。他再把草捆解开,铺在屋顶上,要铺得齐,铺得匀,铺得结实,不时地用拍耙梳理,要把横草梳出来。这样,屋顶才能不怕雨、不怕风。

我家翻新北屋和新建南屋,都是荣法叔缮的屋顶。他一上了房,中间从不休息,一直干到饭点。有时为了完成一个阶段的作业,还会干过饭点。南屋是用稻草缮的,他说:“从来没做过稻草这活儿,尝尝新,积点经验。”稻草是整棵整棵的,没有铡断。等缮到屋顶时,两坡的草碰了头,挺厚的,怎么做好这屋脊的活。荣法叔就用妇女掐辫子的方法,把两边的草编起来,然后涂上泥巴。压上脊瓦,坚固又美观,街坊们都夸他好手艺。

荣法叔今年95岁了,他是我们孙氏家族中第一号长者,身体硬朗。他经常到村里和河里去捡树枝,回家后用斧头剁成约30厘米的段,再有秩序地垛起来。我去过他家,见过在西墙根处垛的树枝,约有1米多高。别说是一个九旬老人,就是年轻人也做不到。

他经常在街上溜达,遗憾的是因为他耳背,人们只能用手势和他交流。他是一个很有修养的长者,口碑好,街坊们都很尊重他。谨写此文,祝荣法叔他老人家健康长寿。

九子叔

于建章

九子叔,大名叫李龙泉,是他们家中最小的孩子,排名第九,村里人都叫他九子。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,我只有五六岁,九子叔大我10岁。

距我家门前大约200米远就是护城河,河的南岸是一片大树林。每年的夏天,九子叔就会胸前挂一个军用书包,拿一根5米多长的竹竿,去树林里套知了。一般人都是用面筋粘知了,九子叔却是从马尾巴上薅下来一根马尾,弯曲起来系在竹竿上头,以此套知了。他这方法很管用,每次套的知了都能把书包撑得鼓鼓的。他会特意从我家门前路过,让妈妈拿一个小瓷盆出来,他抓出两大把知了放进去,告诉妈妈给我用油炸着吃。这些套下来的知了,被九子叔掐断了翅膀,不会飞走,只有“知了——知了”的蝉鸣声。

那时我的两个哥哥都在潍坊爷爷家生活,只有我在牟平跟着父母住。妈妈把知了洗净,在大锅里放上猪油,也不用爆锅,等油热后,把知了倒进锅里,用铲子翻炒。一会儿工夫,知了就熟了,盛到盘子里撒点盐、少许味精,我就贪婪地吃起来。那个味道,可香了!

九子叔在20岁时成了一名厨师,谁家红白喜事都找他帮忙做菜,从来都是有求必应,从不收钱。记得姑姑住我家,要出门子了,爸爸就请来九子叔做菜。他把擦汗用的毛巾往脖子上一搭,就埋头改刀、切菜、炒菜,很快一盘盘好看又好吃的菜肴就上桌了。炒完客人的菜,九子叔就临时做两个小菜,就着牟平老白干有滋有味地喝起来。临走时,爸爸给他装了一小袋糖果拿回家。

时至今日,我已经50多岁,每年夏天仍会去粘知了。不用马尾和面筋,在超市里买一块橡皮泥,固定在钓鱼竿顶上,竿子随知了的高度可以任意收缩,橡皮泥只要轻触知了,就会牢牢粘住,一会儿就能粘到不少。我有个习惯,只要够了30几个,就停手,拿回家,等做饭的时候,让妻子在燃气灶上油炸。知了出锅的时候,我会拿一瓶啤酒,一边吃一边喝着啤酒,那个爽劲儿胜过山珍海味。吃着吃着,总不免会想到九子叔。

九子叔早已当上了两个外孙的姥爷,我们还经常见面。每当看到九子叔,就像看到了自家的长辈,有一种深深的依赖感,每当与他唠起早年的趣事,也总是有说不完的话。